

CSSCI 来源集刊

歌路研究专辑

陈超与中国当代诗歌批评

个人化历史想象力：在当代精神史的构造中

对一个人物化历史想象力的检讨与重置

陈超草木年谱

问题与事件

历史意识二的变形记

诗人研究

通往父亲的路——谈多多诗歌中“父”的意涵

身体地理学与《间歇》的诗意——肖开愚《D》在当代诗歌论

台湾诗人夏宇的装置诗学

一种情的寓言——英培安、希尼尔现代诗中的认同书写

叶夫图申科研究专辑

诗作品记（一）娘子谷及其它

怡园夜宴记——我在北大与叶夫图申科的会见

2015年第五届中国国际诗歌奖·获奖诗人

新诗史研究

《今天》：诗歌与“流散”美学

张松建

姜涛

张伟强

吴昊 张凯规 编

余英时

吴丹鸿

照壁

刘奎

《新加坡》张松建

洪子诚

谢冕

亚思明

NEW POETRY REVIEW

新诗评论

2016年

总第二十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CSSCI 来源集刊

NEW POETRY REVIEW

新诗评论

2016年
总第二十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诗评论. 2016年: 总第二十辑 / 谢冕, 孙玉石, 洪子诚主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8

ISBN 978-7-301-27245-9

I. ①新… II. ①谢… ②孙… ③洪… III. ①新诗评论—中国 IV. ①I207.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48496号

- 书 名** 新诗评论 2016 年(总第二十辑)
Xinshi Pinglun 2016 Nian (Zong Di-Ershi Ji)
- 著作责任者** 谢冕 孙玉石 洪子诚 主编
- 责任编辑** 黄敏劼
-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7245-9
-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培文图书
- 电子信箱** pkupw@qq.com
-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 印 刷 者** 三河市国新印装有限公司
-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 660 毫米 × 960 毫米 16 开本 17.75 印张 250 千字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定 价** 42.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目 录

陈超研究专辑

- 陈超与中国当代诗歌批评……………张桃洲 (3)
- 个人化历史想象力：在当代精神史的构造中……………姜涛 (21)
- 对“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校对与重置……………张伟栋 (47)
- 陈超学术年谱……………吴昊 张凯成 编 (61)

问题与事件

- “历史意识”的变形记……………余 旻 (101)

诗人研究

通往父亲的路

- 谈多多诗歌中“父”的意涵……………吴丹鸿 (113)

身体地理学与“间歇”的诗意

- 肖开愚 90 年代诗歌论……………贾 鉴 (142)

- 台湾诗人夏宇的装置诗学……………刘 奎 (155)

“抒情的寓言”：

- 英培安、希尼尔现代诗中的认同抒写…………… [新加坡] 张松建 (178)

叶夫图申科研究专辑

- 读作品记：《〈娘子谷〉及其它》……………洪子诚 (223)
- 怡园夜宴记
- 我在北大与叶夫图申科的会见……………谢冕 (245)
- 2015年第五届中坤国际诗歌奖·授奖词…………… (250)

新诗史研究

- 《今天》诗歌与“流散”美学……………亚思明 (253)
- 本辑作者简介…………… (276)
- 编后记…………… (278)

陈超研究专辑

陈超（1958—2014）是《新诗评论》的编委成员和重要作者，在他因抑郁症辞世之后，本刊同仁决定编一辑“纪念专辑”，但也一致认为不必为纪念而赶时间凑稿，而是约请相关作者撰写有深度的研究文章，把陈超作为当代诗歌批评家的贡献，他的诗学主张在当代文化思潮中的意义，以及他的批评家人格特点，清晰而具体地呈现出来。本专辑的三篇深度长文及一篇详备的批评家年谱即体现了这一目标。

陈超与中国当代诗歌批评

张桃洲

作为卓有建树的批评家，陈超堪称近30年中国诗歌的一位重要见证者。无疑，应该将陈超的诗歌批评放到1980年代以来中国诗歌发展和诗歌批评进展的脉络中予以考量。这里，强调陈超之于当代诗歌的见证人或亲历者的身份，是有必要的。当然，诚如洪子诚先生辩证指出的：“‘亲历者’为历史过程提供具有‘见证’性质的叙述，无疑具有其他人所不能提供的陈述……作为‘亲历者’在意识到自己的经验的重要性的同时，也要时刻警惕自己的经验、情感和认知的局限”^①。对同一段历史或同一时期文学的研究，亲历者和非亲历者会表现出不大一样的切入角度和方式，这自不待言。此处强调陈超之于当代诗歌的亲历者身份，并不在于凸显其诗歌批评的“优先性”，而是为了指明其诗歌批评的一个基本特质：敏于对历史情境中的细节和气息的捕捉。他的诗歌批评以对同代诗人的观察和分析起步，在后来的推进中显示出与那些诗人成长及当代诗歌发展的极强的“同步性”^②。可以说，陈超的诗歌批评伴随着其理论见解的层层深化和拓展，融入了中国当代诗歌的历史进程中而成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① 李杨、洪子诚：《当代文学史写作及相关问题的通信》，《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

② 陈超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坦承：“我确实觉得一代人的事只能同代人来做，否则就是老死荒野。如果同代人不做的话，那些真正的杰出的诗人就冤大啦，我对同代人有点使命感。”见《华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文学评论家奖得主陈超访谈录》，《南方都市报》2008年4月13日。

陈超开始从事诗歌批评之际，正遇上风起云涌的中国当代诗歌的潮流更迭：“朦胧诗”在激烈的论争中进入其巅峰时期并逐渐获得“经典”地位，却也面临着“盛极而衰”的窘境；与此同时，一股更新的夹杂着“叛逆”气息的“第三代”诗潮（在多篇文章里，陈超称之为“实验诗”，后来则直接使用“先锋诗歌”），已经“不可遏止”地浮出地表。在一篇为“朦胧诗”辩护的文章^①里，陈超审慎地提出，应从“朦胧诗”中发掘出批评者所忽视的“现实主义因素”，他认为“朦胧诗人”“并非要脱离生活，而是要以更深刻的方式重新理解和评判生存以感知它的底蕴。他们从探求人的内心世界最深处入手，将内外现实看作处于同一变化中的两个潜在成分，并且能用一种整体上的逻辑和理智来控制诗思”^②。这种关切“生存”、注重“内心”、着眼“诗思”的言说路径，为陈超的诗歌批评奠定了某种基调。

与同代一些批评家——耿占春、唐晓渡、程光炜、王光明以及稍长的陈仲义——相似，陈超最初的诗歌批评具有明确的诗歌本体意识，对诗歌的文本分析显出强烈的兴趣。他的首部论著《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和《生命诗学论稿》（为其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诗学论文及部分诗作的结集）中的大多数篇章，即充分体现了这点。这固然受到1980年代文学批评反拨历史—社会方式、追求审美自律的整体风尚的促动，但更多地源于他所接受的西方文化、哲学、诗学思潮的影响。在步入诗歌批评领域之初，陈超与同代批评家共享着来自异域的各种新潮思想资源：“就整个80年代而言……无论是诗评家还是小说评论家，有两套书起了关键作用。一套是三联出的四五十本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还有一套是上海译文的‘20世纪西方

① 即《朦胧诗中的“现实主义”因素》，该文写于1984年6月，为收入陈超《生命诗学论稿》中写作时间最早的一篇，虽不是他的第一篇文章，但似可被看作其进入当代诗歌批评的起点。

② 陈超：《生命诗学论稿》，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202页。

哲学译丛’……受这些书的影响，我们这代人的知识系谱说得好听一点比较有活力，什么好用就用了，说得难听一点就是有点儿精神资源紊乱。”^①这种“紊乱”的西方资源连同当时活跃的诗歌创作的激发，所催生的本体意识和语言形式意趣，以及或多或少为诗歌寻求哲学依据或根基的冲动，使得这代批评家获得了某种显豁的“代际”特征，在批评观念与实践上同前代批评家区别开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从今天的角度回望 1970 年代末以来的中国诗歌批评版图，似乎只有这代批评家从群体的意义呈现出相对清晰的面目。在整个 1980 年代，这代批评家在致力于廓清新诗历史面貌^②的同时（与前代批评家一道），超越了那种简单化的诗歌历史—社会批评，建立起一种鲜明的本体论诗学——这应当是他们共同的贡献。

不过，这代批评家虽然分享着相同的思想资源、感受着近似的创作氛围，但个人性情的差异特别是汲取资源时着眼点的不同，令他们发展出各具个性的批评路径（当然他们后来各自都有不小的变化）。比如，陈超自己就总结过他与耿占春的差别：“对我影响更大的还是属于现代人本哲学的，比如海德格尔、尼采、萨特、本雅明、胡塞尔、伽达默尔，以及‘西马’诸人的著作。科学哲学里面对我本人影响很大的，到

① 李建周：《回望 80 年代：诗歌精神的来处和去向——陈超访谈录》，《新诗评论》2009 年第 1 辑。程光炜也提到，“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在当时知识界影响很大，是一套‘热门读本’。可以说，80 年代从事学术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很多人的观念、知识结构都是通过它逐步形成的”。这种影响在当时产生的后果之一便是“语言的发现”，“以我个人为例，1988 年前后，由于受新批评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影响，我写过不少以‘语言’为角度分析、阐释当代诗人作品的文章，后来结集为《朦胧诗实验诗艺术论》出版”（见程光炜《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105、114 页）。作为该“文库”主要策划者之一的甘阳，多年后在一次访谈中指出了“文库”形成及其发生影响过程中所包含的“诗化”成分，见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年，第 198—199 页。相关讨论亦可参看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 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222—223 页及 334 页以下。

② 陈超的《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可看作一种个人化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谱系建构的努力，加入到了当时研究界已经开展的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发掘与梳理中。

现在依然起作用的是波普尔的著作，《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它整个改变了我的世界观，从方法论上是《猜想与反驳》。……耿占春一开始就受神话诗学、文化诗学，主要是受卡西尔的影响。《人论》我也读过多遍，但是它从语言的产生开始谈人，人是符号的动物，最后谈到了艺术和诗歌；这对于我来说感觉太遥远，我要解决最迫切的东西，想谈当下中国的先锋诗是怎么回事。”^①的确，耿占春的早期代表性论著《隐喻》（东方出版社，1993年）尽管也十分关注诗歌语言，但它偏重于从神话学、文化学甚至人类学的维度，从普遍诗学的视角进行探讨，其看重的不是现象分析而是理论归纳^②。而陈超诗歌批评的重心，一开始就落在当代诗歌现象和问题的剖析与评判上，其方法则是基于大量的文本细读。

对于陈超而言，之所以要大力倡导和实践文本细读，除了上述影响（尤其是同时引入的英美“新批评”理论^③）的因素外，还由于其内在理论需求的紧迫性：“对诗歌评论者而言，其个人方式只能是对文本的深入”，“从价值论上看，细读法是唯一能抵进最高限值的努力”；^④“细读是我们从事批评活动的起点，我们应有能力吸收转化其优长”，“批评家可以采用任何有效的理论进行批评运作。但有没有对文本的‘细读’这个起点是不一样的”。^⑤由此，文本细读和以细读为核心方法论之一的“新批评”，就成为陈超诗歌批评的真正起点和理论基石，并对他后来的诗歌批评（虽经深化和拓展）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在当时的陈超看来：“‘新批评’是一种变格的形式主义文论，与其它形式主义相比，它又是最关心对文本意义及生成的诠释。对当时的我来说，理解它正合适。诸如文

① 李建周：《回望80年代：诗歌精神的来处和去向——陈超访谈录》，《新诗评论》2009年第1辑。

② 顺便说一句，耿占春的近著《失去象征的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相较于他以往的诗歌批评，在关注点和论述方式上有了很大变化，但仍保留了神话学资源的些许印痕。

③ 陈超自陈：“当时赵毅衡的《新批评——一种形式主义文论》和他编的《新批评文集》也出版了，这两本书对我的影响也很大”，且“新批评和我以前读到的两套文库发生了纠葛”。见李建周《回望80年代：诗歌精神的来处和去向——陈超访谈录》。

④ 陈超：《谈诗论方法的颠倒》，见《生命诗学论稿》，第118页。

⑤ 陈超、许仁：《“愚人志”或“偏见书”——诗论家陈超访谈录》，《山花》1998年第9期。

学的本体依据和自足品质，语境理论，文本内部矛盾意向的包容与平衡，反讽，张力，玄学性，含混，‘意图迷误’与‘感受迷误’……特别是文本分析‘细读’法，都深得我心。”^①于是，从1985年秋到1987年末，他“每天必做的功课是解读一首有难度的现代诗”——那些“功课”的成果，便是一部《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尽管后来他的视野转向了“文化观念、价值向度”，但仍旧在“讨论写作本身”，这显然受到了新批评的“潜在支配”；因此陈超一再强调：“至今我仍未放弃新批评有价值的地方。比如文本细读，它永远是有效的乃至必须的。”^②

值得注意的是，陈超对新批评的理解富于辩证性，对于当时急速涌起且被引介到国内、一般被视为具有消解或“破坏”性的解构理论，及其与新批评的关系，他的看法明确而清晰：“西方解构批评并不是‘新批评’简单的天敌，从基本意识上，它是新批评最近的‘亲戚’。解构主义之‘解构’，也是建立在对文本的细微构成，尤其是语言修辞特性的关注上。他们不满意新批评的‘细读’，是意在更进一步的‘超级细读’。这是很关键的地方。他们将细读、含混、复义、悖谬、歧义、反讽等因素强调到极点，必然导致‘文本有机自足’的失效。在文本意义的自由争辩中，解构批评家的确揭示了只能经由他们揭示的重要方面，文本有了新的活力和开放性。但这种活力和开放性，都是批评家在细读文本中的每个字词、句群间的隐秘关系时，延伸、接引出来的。”^③无疑，这是一种相当“超前”的意识，可谓抓住了解构理论的要害，即使从当下的眼光看也依然合理。

一方面或许是得益于解构理论的启发，另一方面更多地源自他本人的理论探索的内驱力，陈超在自身的诗歌批评实践中，在坚持新批评及其细读法的同时，又对之进行了改造。按照陈超的说法，他“汲取的是新批评文本分析的态度，但是在分析文本时不会把一首诗的历史语

① 陈超、许仁：《“愚人志”或“偏见书”——诗论家陈超访谈录》，《山花》1998年第9期。

② 同上。

③ 同上。

境封闭住”^①，他认为“在具体运作中，我们应放开眼量，读出更多的东西，而不是局囿于一隅”^②。可以看到，无论是集中于《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及后来的《当代外国诗歌佳作导读》）里的文本细读，还是《中国先锋诗歌论》中“建立在细读的基础上”的诗人论，大都没有孤立地对文本、诗人进行分析或讨论，而是引入历史、文化等因素，试图探掘诗歌中超出语言、形式的意涵和价值。综观陈超各类著述里的文本细读，其中似乎鲜有单纯从形式（行句、音韵、节奏）角度分析诗歌的文字，它们总是把对形式的勘察滑向其他层面，如关于多多诗作《我读着》的解读：“从开始的‘十一月的麦地’到结尾的‘伦敦雾中’，像一条历经沧桑的溜索两端的扣结，坚实而完整地抻起了这首诗的时空喻指；而在弯曲柔韧的溜索中间，有多少心灵的细节，可能的语象撞击速度，感觉的迂回升沉。还有，在溜索之下又有多少逝水的温暖召唤和凶险的漩涡！”^③在此，“喻指”朝向了“时空”主题，“语象”“速度”连接着“心灵的细节”“感觉的迂回升沉”，本已具有形式象征意味的“溜索”隐含的则是“温暖召唤和凶险的漩涡”。他大概将那种孜孜于字句、行节的形式分析，归为他所说的“美文意义上的修辞分析”了。

① 李建周：《回望80年代：诗歌精神的来处和去向——陈超访谈录》。

② 陈超、许仁：《“愚人志”或“偏见书”——诗论家陈超访谈录》。

③ 陈超：《游荡者说》，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173—174页。倘若比较一下陈超《当代外国诗歌佳作导读》中对美国诗人毕晓普诗作的解读，和爱尔兰诗人希尼、美国学者斯图尔特分别对毕晓普诗歌的分析，也许更能说明问题：陈超注重毕晓普诗作中“由个体生命经历中细碎的、闪烁的痛楚，折射出无边的生命和历史悲情”（《当代外国诗歌佳作导读》上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6页），希尼则留意毕晓普诗歌中的“口语化的调子”“具有绝对说服力的内在节奏”（《希尼诗文集》中译本，作家出版社，2001年，第248—250页）；而斯图尔特的分析凸显了毕晓普诗歌的“韵律结构”、声音与意义的关系（《诗与感觉的命运》中译本，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08—111页）。这里的比较不会得出孰优孰劣的评判，只是彰显各自不同的理论偏好。

二

由此看来，虽然陈超秉持鲜明的本体论立场，但他的诗歌批评自始至终就不属于纯然的“形式诗学”范畴，它们不仅与同新批评一并传入的俄国形式主义理论相去甚远，而且也偏离了他为之倾心的新批评理论。他在对诗歌语言、形式的理解和阐释中，带进了较多的历史、文化成分；更重要的是，他为他的语言本体加入了一重格外醒目的维度——“生命”，从而使其诗学观念建基于“语言-生命”本体，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生命诗学”——其中，语言与生命（生存）是紧密联结在一起、不可分开须臾的。陈超曾总结其诗歌批评的“两项任务”：“其一，立足文本细读和形式感，并经由对诗历史语境的剖析，揭示现代人的生命/话语体验”；“其二，稍稍逸出诗学的个别问题，将之放置到更广阔的哲学人类学语境中，在坚持诗歌本体依据的前提下，探究其审美功能”；而贯穿其中的“一条线索”，是“研究个体生命-生存-语言之间的复杂关系”。^①他的一番夫子自道，既表明了自己的理论目标，又呈现了他的批评进路：“坚持诗歌的本体依据，面对文本并进而揭示出现代人的生存与语言间的复杂关系……探询人与生存之间那种真正临界点和真正困境的语言。”^②与其说他的本体论立场推崇诗歌的语言（形式），不如说它更看重语言（形式）背后的与生命相连的自由、心性、存在、担当等精神性内质：“构成诗歌的材料是语言、字词，本身具有一种精神指向。所以我从来就没有相信过纯艺术的神话……越不纯就越纯”^③；“作为中国诗人，我们大家缺乏的现代形式感已经通过艰苦的阅读和摹仿而拥有，但一个基本意识却从一开始就忽略了。它是什么呢？是我们精神运行的向度！”为此他甚至宣称：“如何保持汉语诗歌的锐利和纯洁，正义和

① 陈超：《生命诗学论稿》“写在前面”。

② 陈超、许仁：《“愚人志”或“偏见书”——诗论家陈超访谈录》。

③ 李建周：《回望80年代：诗歌精神的来处和去向——陈超访谈录》。

尊严，在局部的形式上的努力只能是第二义的问题。”^①当然，他的这一表述，有别于那种把形式视为附庸甚至要取消形式的教条式主张。

以陈超的生命诗学观之，在现代诗中语言和生命（生存）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混合体，不存在与生命无关的语言，也不存在不依傍语言表达的生命呈现，二者相互渗透、互为表里：“现代诗从意味上最主要的特征是对生存的领悟（apprehend）”，“从内在精神上永远不会也不能放弃这种标度：它是一种词语的存在形式对生存/生命存在形式的揭示和对称。它以坚卓连贯的自足运动，和词语间不懈的推进，显示了人对其宿命的永恒反抗”；“对诗人的有限生命来说，只有从事关个人的具体处境出发，加入广博的对人类生存或命运的关怀不断深入，才能从根本上保证个我精神的不被取消”^②。在他为某辞典撰写的“现代诗”词条里，更有如是论断：

（现代诗）是源自生命底渊的欣悦和疼痛，是语言与生命尖锐的相互发现与洞彻，是回击死亡的圣物，是背负十字架又在天上行走的心路历程。正是在这种巨烈而充满快感的残烈摩擦中，在纯粹灵异的形式感体验中，他发现活着是值得的……因此，现代诗与现代人的生命是同构的。

生命意志对历史决定论的逾越，原始冲动对理性教条的逾越，精神自由对物利欲求的逾越，个我生命对生存压力的逾越，人在死亡之前与死亡的对峙和人对自我局限的逾越，这一切——构成了现代诗最噬心最了不起的基本命题。

决定诗之为诗的重要依据是诗歌素质上的浓度与力度，诗歌对生命深层另一世界揭示和呈现的能量之强弱……直观、错觉和幻觉，

① 陈超：《从生命源始到天空的旅程》，见《生命诗学论稿》，第5页。

② 陈超：《精神大势》，见《生命诗学论稿》，第77、79、80页。

白日梦和种族记忆，通感和移情，象征和语音漂流，生存结构和个体生命结构，复杂经验和深度文本……这一切，均在现代诗的形式中得到深度综合处理。^①

这种“对生存和语言的双重关注”和“对本体和功能”的“同时关切”，使陈超“进入对生存、历史、文化、语言的综合思考……它牵动了美学和其它人文学科的连接域，使诗歌形式本体趋向与之相应的具体生存语境中的生命本体”^②。这也使得陈超的不少批评文章（如《从生命源始到天空的旅程》《深入当代》《诗歌信仰与个人乌托邦》等），具有了“性质含混的泛文化语言批评”特征。

不过，正如陈超自我辨析的，其生命诗学“不是纯然探究生命问题，而是探究生命体验在语言中的转换关系，它是一个写作问题”，“不是要在生命冲动和历史写作的冲突中简单‘站队’，而应把握这种冲突，并就在这种冲突中寻求异质扭结的现代诗性”；而且“不是单考虑‘生命本原’问题，还要考虑其在历史、文化、生存、语言中的变异。因此，我试图在‘生命诗学’中综合处理生命冲动、生命意志、无意识、主体移心、症状阅读、交往理性、语义学、修辞分析，特别是历史话语和历史写作理论”；在此基础上他还提出：“诗人应为噬心的生存情境命名。在自觉于诗歌的本体依据、保持个人乌托邦自由幻想的同时，完成其对当代题材的处理，如此等等。”^③在陈超关于其生命诗学的阐述中，始终将语言与生命并置，并强调二者的相互依存与诗歌创造的能动关系：“汉语先锋诗歌存在的最基本模式之首要，我认为应是对当代经验的命名和理解。这种命名和理解，是在现实生存—个人—语言构成的关系中体现的”，“先锋诗歌对当代话语的占有，我不是指那种表面意义上的‘时代感’、‘主旋律’，而是指生命哲学意义上的个人与当代核心问

① 陈超：《生命诗学论稿》，第93、94、96页。

② 陈超、许仁：《“愚人志”或“偏见书”——诗论家陈超访谈录》。

③ 同上。

题在语言上发生的冲突、互审、亲和等关系”；^①“真正的诗性正来源于对个体生命与语言遭逢的深刻理解”，“在今天，诗不再是一种风度，而是诗人烛照生命和语言深处的一炬烽火”。^② 概而言之，现代诗在本质上即是一种生命诗学，是通过处于胶着状态的“语言-生命”而完成的诗性书写。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生命诗学所包含的种种理念成为陈超诗歌批评极为关键的立足点。

不难看出，作为陈超诗歌批评核心观念的生命诗学，既有他观察和思考的中国当代诗歌^③的促动，又与前述他所接受的西方思想影响不无关联，那些西方思想具体来说就是包括生命哲学、生命意志论、存在主义等在内的现代人本主义哲学，他在吸收的同时也融入了自己的发挥：“80年代我接受生命哲学中对‘生命’一词的给定。比如狄尔泰认为生命是混茫的意志，是非理性的神奇体验；柏格森认为生命像一系列难以遏止的洪流，只能靠直觉来领悟；由此发展到叔本华、尼采的生命意志理论。今天，我仍认为它们是有效的。但我更‘完整’的想法是，在诗学写作中，‘生命’在吸收此前已存内涵外，应自觉摄入更广阔的东西。‘生命’有自在的成分，也有‘自为’的成分。它受到生物的、心理的、历史的、文化的、语言的牵制，呈现复杂结缔状态。因此，在现代条件下讨论‘生命’，厘清其基本结构，就离不开对这一切的同时关注。”^④ 这些不同流派、本有着历史演化过程的思想资源，被陈超“共时”地接受后，又与其他他所认同的诗学和文学资源（瑞恰兹、艾略特、罗兰·巴特等）“融汇”在一起，共同“铸就”了他所理解的“生命诗学”。与他的文本细读对新批评之封闭、内化的“扬弃”相似，陈超的生命诗学在借鉴生命哲学的“生命”内涵之余，又吸纳了“历史的、文化的”等“更广阔”因素。

① 陈超：《深入当代》，见《生命诗学论稿》，第20、22页。

② 陈超：《现代诗：个体生命的瞬间展开》，见《生命诗学论稿》，第25、27页。

③ 特别是1980年代“第三代诗”运动（包括女性诗歌兴起）所表现出的生命意识。

④ 陈超、许仁：《“愚人志”或“偏见书”——诗论家陈超访谈录》。